

库车友谊路墓群

科技考古揭开古代人群身份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月14日讯（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通过对库车友谊路墓群人群的基因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魏晋十六国时期，龟兹地区（今库车一带）生活着多种不同来源的人群，这从一方面反映了古代新疆地区人群多元一体形成的过程。”1月11日，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崔银秋在2024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说。

库车友谊路墓群位于库车市中心城区，是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截至202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完成对该墓群的4次发掘，共清理古代墓葬近2000座，墓葬年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至元明时期。

发掘过程中，崔银秋教授团队以人类遗骸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现场提取了涵盖春秋战国、魏晋十六国、唐、宋元等时期的200余例遗骸样品，提取其中考古学信息，并对样品做测试分析。其中，魏晋十六国时期样品呈现的信息和内涵最为丰富，这与此时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有关。

团队通过单亲遗传标记和常染色体基因组分析发现，魏晋十六国时期人群显示出较高的遗传差异，不同墓葬形制对应遗传结构不同的人群，其中包括欧亚草原人群、中亚南部农业人群、东亚及东北亚人群。由此可见龟兹地区古代人群拥有东西方各类人群混合的特征，这也是新疆呈现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根本原因。

“这些人群中较早来到今天库车一带的，包含河西走廊的古代人群，可以看出他



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内的友谊路墓群砖室墓。

们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迁居，而他们在随后的岁月里又与当地人群、其他新迁来人群进行着不断的融合。”崔银秋说，基因组数据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呈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人群逐渐融合的过程。

团队通过对样品的基因组检测发现，在

友谊路墓群的同一座砖室墓里埋葬的个体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包括父子、父女等一级亲缘，兄弟姐妹等二级亲缘，所以判定它很大可能是家族墓地。不仅在单个墓葬，还有来自不同的砖室墓样品之间，有的也存在亲缘关系。结合砖室墓内埋葬人群下葬的早

晚时间关系分析，晚期下葬人群与早期下葬人群存在亲缘关系，但比早期人群之间更为疏远。

“我们还通过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法，了解了龟兹地区人群的饮食结构及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他们的某些生活模式。”崔银秋说，生活在这里的人吃小麦、大麦、粟、黍等，有混合型饮食的特征，而他们也会用这些食物来喂家畜，这表明当时的龟兹地区是农业与畜牧业结合的生计模式。

崔银秋教授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用基因组技术助力田野考古成果研究，2021年他们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的文章《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古人类的基因组起源》对新疆若羌县小河墓地早期人群（距今4000年至3800年前）的身份做了阐释，是由古北亚和古东亚成分组成的人群，这个古老遗传谱系极为珍贵，因为现代人群中它早已不再独立存在。这一研究成果实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并存之地。

新疆是崔银秋自1999年起投注目光最多的地方，新疆考古发掘的多学科研究也是她的主要方向。“新疆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保存下大量考古发现样本，是我见过最好的样本，接下来，我们将增加测试样品量，以探索友谊路墓群不同使用时期人群间生物属性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目标，整合各研究方向所获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信息，探究和重现古龟兹地区的社会面貌和人群变迁。”

据新疆日报

500米处的莫尔遗址进行了发掘，为探讨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肖小勇介绍，考古队针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实施了年代、古环境、微形态、动植物、残留物、建筑材料等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探索。初步研究表明，距今2100年至1850年左右，莫尔寺遗址一带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距今1600年前左右转干旱，地表呈典型荒漠景观，持续至7世纪末。

遗址出土的一件泥瓦，为考古人员认识莫尔寺的建筑特征提供了线索。“泥瓦的发现提供了中原建筑影响莫尔寺建筑方式的线索，结合武周时期曾在疏勒镇修建大云寺的记载，有理由推测莫尔寺为国家大寺，不仅实证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更见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管辖和宗教管理。”肖小勇说。

据新疆日报

莫尔寺遗址考古新发现

一件泥瓦为莫尔寺受中原建筑影响提供了线索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讯（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1月12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入围。在该项目2024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的一件泥瓦为莫尔寺受到中原建筑影响提供了重要线索。

“莫尔寺遗址的系统发掘表明，该遗址结构、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寺院建筑类型基

本齐全，时代较早且延续时间较长，发展演变过程基本清楚，提供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1月11日，在2024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分享了莫尔寺遗址考古最新进展。

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0公里

处，建于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侵蚀台地上，是一处汉唐时期的佛教寺院遗址。2019年至2024年，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持续性主动发掘，较系统地揭示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寺院布局和演变过程，提供了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的典型样本。

“2024年，我们对距莫尔寺佛寺遗址

吐鲁番发现唐代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墓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讯（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2024年，我们在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共发掘出唐代墓葬3座，通过墓志内容，确定其中一座是唐代西州（今吐鲁番一带）都督府长史李重晖的墓。”1月11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尚玉平在2024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说，这是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再次发现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

巴达木东墓群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脚下，这里曾相继发现过两位唐代高等级官员——北庭都护府副都护高耀、程免的墓葬。

在2024年的考古发掘中，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学研究院组成的队伍，在巴达木东墓群发掘出7座墓葬，其中4座属于十六国时期，3座属于唐代，出土214件（组）金、银、铜、玉、陶、瓷等材质器物以及彩绘泥俑。

李重晖的墓志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志盖为盪顶形，四侧绘有祥云图案。志石为方形，边长60厘米，厚13厘米，竖排右起刻着楷书19行，共580字，墓志题目为“唐故西州都督府长史朝散大夫太子中允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

根据墓志可见，李重晖生于唐武周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卒于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享年85岁。他一生历官4任，做过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西州都督府交河县令、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西州都督府长史。他的妻子出身于洛南县大家族，他们的长子和幼子都在朝中为官。

“李重晖的后半生处在安史之乱后西域与中央政权交通联络中断的时期，他的墓志所记内容以及墓中形制规格，反映了即使在中断时期，唐中央律令中的年号制度、职官制度、丧葬制度仍在西州施行。”尚玉平说，唐代高等级官员工作、生活并埋葬在西州，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治理，这些发现对北庭都护府所辖西州军政建置研究有重要价值。

李重晖祖上生活在辽东，后迁居陇西地区，逐渐发展成关陇一带的贵族，家族中诞生过很多仕途显赫的成员，包括隋代梁州总管李宽、唐代义成节度使李澄、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等，而李重晖的祖父李檀也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毫、汝、魏三州刺史”，父亲李谨曾任“正议大夫，行汾州长史”。

“从李重晖墓志记录的‘倾慕班超之志’，可见他心怀报效祖国、守土固边的情怀，并没有因为出身世家大族而选择安逸生活。”尚玉平说，在已发现和被记载的古代驻守及生活于新疆地区的历史人物中，有不少像李重晖这样生在中原、献身边疆的守护者。

巴达木东墓群考古项目2024年被纳入“考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课题。

公益广告

快乐的
旅行
流动的
文明



据中国文明网